

女人的一生

森 本 薰

中央戏剧学院

女人的一生

〔日本〕森本薰 著
崔亚南 王爱民 译

前 言

森本薰(1912~1946)1912年6月4日出生于日本大阪市。1937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英文科。在大学读书时,发表了剧本《我的家》(1934)和《漂亮的女人》(1934)他参加岸田国士主办的《剧作》同人杂志后,陆续发表了《华丽的一家》(1935)、《如此新年》(1936)、《无聊的时间》(1937)等剧作。在创作中,他吸收了近代戏剧的创作方法,着力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有意识地创作能反映群众心理的作品,过去那种尖锐的台词和喜剧性不见了。

《女人的一生》是其1945年特意为文学座的著名演员杉村春子创作的剧本。该剧是战后出现的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一部力作。女主人公布引圭是一个孤女,父亲在日俄战争(实际是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中阵亡。在大商社女主人堤倭文子的生日那天,误入其宅,偷走了堤倭文子的二儿子荣二准备送给母亲作生日礼物的梳子,但被荣二发现。好心的女主人问明情况后将布引圭收留。布引圭在堤倭文子家做了多年的女佣,聪明好学,深得大家的喜爱,而且又与二少爷荣二暗中相恋。大少爷伸太郎酷爱艺术,不想继承家业,堤倭文子无奈之下,只得劝布引圭嫁给大少爷以继承商社。布引圭左右为难。出于感激答应了女主人的请求。战争期间,商社在布引圭的经营下逐渐壮大。荣二因参加反战组织而被捕,伸太郎也因与布引圭的意见不同而分居,只有章介舅舅忠心耿耿地辅佐布引圭。战争结束,出狱不久的荣二回到家中,遇见木然守着一片被轰炸得只剩下瓦砾的旧居和装着一生积攒的财富的保险箱的布引圭。荣二激动地说:“这些愚蠢的人挑起了战争,而战争却惩罚了他们。”女主人公布引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

军国王义对世界人民与本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悲剧。杉村春子扮演的女主人公布引圭，为文学座争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此剧是日本话剧中上演率最高的一个剧目。1960年杉村春子作为日本话剧访华团的副团长，带了这个剧目同中国观众见面，使中国观众有幸欣赏了她的精湛演技。

人 物

- 布引圭 (简圭)
堤倭文子 (简倭)
伸太郎 她的长子(简伸)
荣二 她的次子(简荣)
总子 她的长女(简总)
文子 她的幼女(简文)
章介 倭文子的弟弟(简章)
野村精三 (简精)
井上 工人(简工)
花 侍女(简侍)
跳舞的艺人和工人若干

序 幕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个傍晚。堤家住宅被烧毁的遗迹。五十五岁的布引圭呆坐在石柱路灯的旁边。看起来她比实际的年龄还要大几岁。〕

荣二，约六十岁，四处张望，从舞台左方上。

荣 劳驾！请问……

圭 （被惊醒，不耐烦地）问什么？

荣 请问，到并河街怎么走？

圭 这里就是并河街。

荣 我找六号宅。到处都烧得认不出来了。六号宅还在前边吧？

圭 这就是六号宅。

荣 这里就是！也……成了这个样子？……

圭 是啊！

荣 就剩下这个路灯？……

圭 还有一个保险柜，在那块石头后面。

荣 一个保险柜？

圭 是的。……（沉默片刻）还有一个地下室。

荣 地下室？

圭 是呀。就剩了这些。

〔稍停。〕

荣 晚安！谢谢！（欲下，又马上回来）还有一个问题。请问，这

里现在没有人住了吧？

圭 我就住在这里。

荣 您？

圭 住在地下室里。

荣 您一个人守着这所破房子不害怕吗？

圭 怕谁呢？小偷不会到这里来的，全烧光了。战争结束以后，这里非常安静。可以整天整天地坐在这里想事情，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扰。

荣 您想些什么呢？

圭 一个年老的孤单的女人，总是有的可想。（沉默）我已经习惯这个地方了。我的一生都是在这里渡过的。

荣 您没有亲人吗？

圭 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他们疏散到乡下去了。可能马上就回来了。战争结束了嘛。

荣 您怎么没有和她们一起去呢？您可能被这些破砖烂瓦砸死在下面的呀。

圭 是啊……（沉默）但是家里总得留个人呀。

荣 为什么？

圭 怎么说为什么呢？不得看守着房子吗？

荣 就守着这个保险柜？

圭 是啊。……（稍停）对不起，我今天有点累了。请原谅，我要去睡了。我不大习惯跟别人谈话，一说话就疲倦。晚安！（她站起来，从那些破砖烂瓦中走过去，小声地哼着什么。）

荣 （看着她的背影，喊）圭！

圭 （回过头来）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荣 我不仅知道您的名字。我还记得这所宅院所有房间的位置。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可以摸到通向花园的每一条小

路。……那边靠篱笆的那块石头经常绊我的脚。那是我哥哥的房间，旁边就是我的房间。走廊过去就是一间客厅。四十年前，您刚刚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客厅里看见您的。

主 （仔细地打量着他）荣二！……这么说，您是荣二？……

荣 是我。

〔他们默默地互相对望着。〕

第一幕

〔一九〇五年元旦的夜晚。堤家的客厅。后面是花园、灌木丛、篱笆墙和栅栏门。右边是通向餐厅的门，左边是通向伸太郎的卧室的门。〕

〔堤家的女主人堤倭文子（四十一岁）和她的弟弟章介（三十一岁）坐在客厅里。总子（二十一岁）和文子（十七岁）在餐厅里布置过节的餐桌。总子的未婚夫野村精三（二十六岁）也帮助她们布置。〕

倭 非常遗憾，我的丈夫没有能够活到现在！今天我们是三重的节日：战争胜利、新年还有我的生日。男孩子们都是成年人了。总子马上就要结婚。文子也快作未婚妻了。

文 （从客厅走过）妈妈，您叫我吗？

倭 没有，没有。我的女儿，你去忙你的去吧！战争是我们国家胜利了，这就是说，给我们堤家的商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和美好的远景。你复员回来，身体还是很健康的。未来又重新有了希望。不久以前还很混乱：战争，丈夫突然生病，你住在满洲里的医院里，商业萧条不振……那时候我是很困难的。章介，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家里，还和过去一样，所有的事情还都是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荣二成天和他的同学们在一起，即使是在家里，也是手不释卷地看书。而伸太郎就成天迷着绘画。据说他很有天才，可是我到希望他能用这股热情去学一点会计学和商业情报工作。要知道，他是长

子,又是堤家商行的继承人和未来的业主。是啊,章介!叫人操心的事总是一桩接一桩……不过,今天我不愿去想这些事情。回想起我十六岁过生日的时候是多么愉快呀!看来,那种日子是不会再有了!……可是你,一晚上也不说话。(玩笑地)好象你在考虑解决整个亚洲的百年大计问题……

章 我的姐姐,你算猜对了……你要知道,亚洲的百年大计是和堤家商行的命运有着直接联系的。你的去世的丈夫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和中国通商比三井和三菱还要早。他很快就使自己的事业兴隆起来了,不过一直受着战争的威胁。现在是我们战胜了。也许可以设想,一切照原计划进行。可是当我走遍了亚洲大陆以后,反而觉得亚洲的命运还没有决定。你的家庭的未来是和堤家商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商行的命运则是由中国的命运来决定的。所有这一切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如果有一环脱了节……

倭 你的情绪很不好。何必在今天晚上说这些不吉利的预言呢?最好你还是告诉我,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章 (站起来)这真是妇人之见!亚洲的命运和结婚!

[文子回来。]

文 妈妈说得完全正确!舅舅早就该结婚啦!(玩笑地)我和总子早就不愿替他系领带了!

章 我可是从来没有求过你。最好还是我走,不要破坏了你们过节的情绪。(瘸着腿往外走。)

倭 章介,你这是怎么啦?文子是和你开玩笑。

总 (上)舅舅,我给您准备了您最喜欢的酒。

文 可是舅舅宁愿去下饭馆,一个人去喝。

章 姑娘,我是一个孤老头子,习惯下饭馆了。

总 不，今天我们不会放您到任何地方去。文子，把舅舅的拐棍藏起来！

章 (感动地)总子是我们这个家里的真正的主人。如果大家还不讨厌我的预言，我想她婚后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喂，你那个精三呢？

总 在厨房瞎忙呢。他好象很喜欢烹调。我对他说，一个男人总是围着锅台转是可笑的，可他却毫不在意。

章 你们俩真是最好的一对！

总 舅舅，您说什么？我又高又瘦，他又矮又胖。……您稍等一会儿，我准备酒去。(下)

文 (不知深浅地)我知道舅舅为什么不愿结婚。因为在舅舅去打仗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嫁给了别人。

倭 小傻瓜，你住嘴吧！

〔荣二和伸太郎从旁边的房间走进来。他们拿来一幅倭文子的画像。

伸 舅舅，您好！

荣 新年好！

章 你们好，年轻人！我还以为你们不在家呢。

伸 我想在晚饭前完成这幅画像，荣二帮我做了一个镜框。

章 画得真漂亮！

荣 (高兴地)镜框呢？

倭 画得比我本人好看多了。谢谢你，伸太郎！

伸 妈妈，这是我给您的过生日的礼物。(对舅舅)父亲去世快一年了。我们总想象他那样，送给妈妈点什么礼物。

文 妈妈，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晚饭后我给您唱一支您最爱听的歌。总子给您准备了您最喜欢吃的甜饭。可是荣二，你给妈妈点什么礼物？

章 那不是给伸太郎画的像做了镜框吗？

荣 不……（有点难为情）妈妈，您不要笑我……，这是我的礼物！（拿出一把梳子。）

倭 好漂亮的梳子！你在哪里买的？我怎么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看的？

章 这是中国货。据我所知……

荣 是的。我在港口上一个水手那里买的。

倭 谢谢你，荣二！只是怕和我的年龄不相称了。太时髦了。如果在我十六岁的时候送给我，那我就太高兴了。

〔野村精三和总子上。〕

总 都准备好了！请入席吧！

倭 精三，他们说您老是在厨房里妨碍姑娘们做事。

总 妈妈，他不是妨碍，而是帮助我们。

章 你们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模范丈夫！我想，不久就要参加总子的婚礼了。

总 舅舅，您说这话不嫌害羞！（不好意思地跑下。）

〔精三哈哈大笑。〕

章 文子，你要有这么个丈夫多好啊！你那么懒，他就给你做饭吃。

文 不，这样的人对我不合适！

章 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我们的文子还怪挑剔呢。那么你想要个什么样的丈夫呢？

文 我什么样的也不要。我永远不嫁人。我要进音乐学校，当个歌唱家，然后到欧洲去。而您呢，我的舅舅，您就给我提皮箱好啦！

〔众笑。这时候花园里进来三个艺人，其中两个表演狮子舞，一个人打鼓。他们跳完舞，唱了新年歌，倭文子

给了他们一些钱便走了。

章 现在该文子的了。让我们审查一下,看看她够不够到欧洲去的条件。

文 我讲好的是在晚饭以后。而且最好还是在舅舅走了以后。

章 胆小鬼!害怕了!

[他们全体谈笑风生地走进餐厅。但仍可听到他们高声说笑的声音。这时布引圭从花园的栅栏门进来。这个门从跳舞的人走了以后就没有关。她开始是在躲一个什么人。后来感到追她的人走近了,犹豫了一下,就走进了客厅,四处张望了一下,听见餐厅里谈话的声音。发现了倭文子忘在这里的梳子,惊奇地看了看,试着用它梳头,荣二从餐厅走出,惊奇地看着布引圭。]

圭 晚上好!

荣 晚上好!你,大概是找文子的吧?

圭 不是。

荣 那么是找总子的?

圭 也不是。

荣 那你是什么人?

圭 我叫布引圭。

荣 布引圭?你到底找谁呢?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圭 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老跟着我。我想躲开他就跑起来,他还追我。您家的栅栏门开着,我藏到花园里,后来就进屋来了。我不敢再到街上去了。

荣 这儿有一把梳子,你看见了吗?

圭 没……没有……(用手捂着头)

荣 你的头上是什么?

圭 对不起。我一看见这个漂亮的梳子,就想用它梳梳头。

荣 那为什么你开始说没有看见呢？

圭 我是怕……您也许会想，好象我要偷它。

荣 难道你没有偷吗？我已经看见你拿在手里，你还在扯谎为自己辩解。

圭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在任何时候都是说真话的。……就是说，当然，也不是任何时候……不过，差不多是任何时候……

荣 这把梳子，是我给妈妈买的。今天是她的生日。

圭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荣 你的生日？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妈妈还没有用过它。你倒戴在自己的头上了。这叫我怎么办？

圭 那……您就把它送给我吧！

荣 送给你？

圭 是呀。今天确实也是我的生日。

荣 嗨！……你多大年纪了？

圭 正好满十六岁。我戴着很合适！您看！怎么样？您喜欢吧？

〔荣二转过脸去。

您看怎么样？我可以当歌女了吧？

荣 我怎么知道。

圭 人家说，歌女都是很漂亮的。我也不算太丑呀，对吧？您认为怎么样？

〔荣二默默地看着她。伸太郎从餐厅出来。

伸 荣二，你跑到哪里去了？妈妈在叫你。这是谁？

荣 是个小偷儿。她跑到屋里来想偷梳子。我进来的时候，梳子正在她手里。应该把她送警察局。

圭 不，可别把我送警察局。我没有想偷梳子。我只有觉得它

漂亮拿起来看了看。我可不是小偷儿。如果您把我送到警察局,那他们就会把我姑妈叫来,姑妈会打我的。她打人可疼呢!我身上现在还有她打的青伤,不信您们看看,这里

.....

伸 (不好意思)看什么,不必.....

主 可是千万别送我到警察局!千万不要.....我已经够苦的了。从早到晚地干活,姑妈还对我不满意。

伸 你住姑母家?你的父母呢?

主 我除了姑妈,什么人也没有了。我从小就没有妈妈,只是在像片上见过她。而父亲在战争中死在中国了。

伸 为什么你自己的亲姑姑对你那么不好?

主 我也不知道.....她自己有好几个孩子。她说,她不能养活我,因为经济困难。我可是整天干活。又得照顾孩子、洗衣服,还得做饭、擦地板,还不给我吃饱。不久前还说要把我送去当歌妓。

伸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呢?荣二,你看怎么办?

荣 不知道。

[倭文子、章介、总子、文子、精三等从餐厅出来。]

章 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这是谁?从饭桌上跑出来,和一个漂亮姑娘攀谈上了。姐姐,你喜欢她吗?

荣 (激动地)这个姑娘.....她来.....她姑妈打她.....她爸爸打仗死了.....

章 别激动,荣二!讲清楚些,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什么姑妈?怎么又扯上她爸爸?

伸 她爸爸就死在您去过的地方。她是个孤儿。而姑妈却虐待她。

倭 慢点说。你们这么抢着说,什么也听不明白。姑娘,别哭。

告诉我，你怎么啦？

圭（饮泣）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活着的时候，他在这一天总是送给我点礼物。想到这些，我吃不下饭，从饭桌上跑出来，以后……

章 你知道你爸爸死在什么地方？

圭 知道。在大东沟。

章 大东沟？你们看，我就是在那里负的伤。他叫什么名字？

圭 布引胜一。……

章 不认识。当然，哪会都认识呢？那里死了上千的人。是呀，姐姐……有的人在想，战争会使他们发财，在幸福的家庭里为自己祝寿。但也有的人失去了父母，在自己生日的时候还流浪街头。可是你还问我为什么那么消沉。

圭 您们不送我到警察局了吧？我永远不再偷偷摸摸地闯进别人的家去了……

倭 姑娘，你不要害怕。你放心地回家去吧。也许你姑妈早就着急了。即使她有时对你粗暴一些，也不要太怪罪她。教育孩子也不很容易。你成天在她眼前。她有时不冷静，骂你几句。而是现在你跑出来了，她却正在找你。回去吧孩子。如果你觉得天晚了，不愿一个人走路，就叫谁送你一下好了。

章 我送她回去。

倭 去吧，姑娘。白天你可以随便到我们家来玩。不过还是要得到你姑妈的允许。

章 走吧，圭！

圭 您们都放心吧。我自己走。

倭 好吧，再见！

圭 再见！

荣 等一等！把这把梳子拿去吧！我……把它送给你……妈·
妈，可以吗？今天是她的生日。

倭 把梳子拿去吧。你比我更需要它。……，去吧！

〔布引圭默默地拿起梳子，下，停顿。〕

荣 她姑妈要把她送去当歌妓！

章 我去给她点钱。今天是她的生日。叫她随便给自己买点什
么吧。

〔圭又走进栅栏门，胆怯地看着大家。然后坐在台阶上
哭起来。〕

倭 圭，你哭什么？

圭 我还没有完全告诉您。我出来的时候，姑妈追着说永远不
要我回去……（哭）

〔大家互相观望，不语。〕